

蚌趣

□江阴 丁桂兴

记忆中的溱湖是那样的云水苍茫,故乡的河、湖、沟、汊较多,遍布在岛镇的四周,尽管这些穿插在小镇中的河流有名字,人们都统称为溱湖。南寺村就在溱湖的岸边,每当我风尘仆仆回到老家时,母亲总爱烧一道我最喜欢的菜,那就是河蚌烧咸肉。

我少年时代经常去村南的一个小埭。这是个独埭儿,周围湖水环绕,非船莫渡。外祖父是村庄上大队的保管员,平时村民要下田干农活时,外祖父就负责摆渡,寒暑不辍。父母工作忙,我放学后就跟外祖父在一起,住在田间的小舍里。瓜棚猪场、风箱灶台、田头船尾,我们的欢声笑语伴随着炊烟在田间袅袅升起。最让我感兴趣的,是跟着外祖父摸河蚌。

春天来临时,小埭田上菜花渐渐变黄了。外祖父向村民借来一套“皮鲨”,这种外套防水性较好,密不透风,像是鲨鱼皮衣,其实是橡胶皮衣。外祖父穿上这种古怪的“皮鲨”后,走起路来就像笨拙的大

熊猫,惹我笑得前俯后仰。我抢着拿另外一个捕蚌的工具,这是一根长竹竿,头上紧箍一个五齿耙,耙子是用铁线绑扎而成的。我扛起五齿耙,晃晃悠悠的,像猪八戒一样,乐颠颠跟在外祖父后面。

外祖父从河边慢慢向深处探去,他双脚不断在污泥里踩,如果感觉到脚下有硬东西,迅速弯腰捞上来,扔到岸边上。累了的时候,他上岸脱掉“皮鲨”,稍微休息一下,然后再带我到一条小船上。他把长长的竹竿伸入水底的河床来回翻耙,一旦碰到硬块,轻巧翻转在水中晃荡一下,捞出的河蚌顺手抖入船舱内。我经常抢竹竿,只是没有外祖父的那种手感,有时发现耙子上勾住沉甸甸的硬物,以为就是大河蚌了,使劲挑上来一看,竟是碎砖块或是大瓦片,令人哭笑不得。

故乡人称河蚌为“河歪”,不知何因,可能是河蚌立不起来的缘故吧。外祖父把捕来的河蚌养在水缸里,过两三天后,叫母亲带来咸肉。母亲用一把小铜刀劈开河蚌,然后

放在砧板上用菜刀拍打河蚌的边,说是防止河蚌肉烧得老嚼不动。河蚌烧咸肉,再加上几块豆腐,煮成的汤白白的,河蚌肉鲜嫩无比。

逢年过节,镇上有庙会。溱湖岸边几个村庄的人齐聚到集市上表演节目。有一个节目人们都非常喜欢,叫“河蚌舞”。一位是老渔翁,背着鱼篓,手执渔网,另一位扮演的是河蚌姑娘,又称“河歪精”,身背蚌壳。蚌壳是用竹篾制成,外面包裹彩布。河蚌姑娘打扮得很俊俏,步伐灵活,老渔翁忽左忽右来撒网想罩住河蚌姑娘,可她总是躲来躲去,蚌壳一张一合,调皮耍泼。两人边转边唱,舞姿轻盈,围看的人很多。我那时候笑呵呵地围着蚌壳转来转去,想瞧个究竟,河蚌姑娘腼腆地笑着躲着我,引起人们的轰然大笑。

回到故乡,每次路过那个小埭,我免不了引首注目。小埭边上已被填平,与镇区连成一起。外祖父也去世多年,田间的小舍早已没有了,但那种难以割舍的温情久久弥漫在周边的湖荡里。

泡菜坛子

□贵州贵阳 赵宽宏

忽然发现,我家的泡菜坛子不见了;又发现,泡菜坛子已经不是家家都有的了。这样说,是因为在四川贵州等西南几省,这家什曾经是家家都有的。

在我结婚成家之后,我家就有了泡菜坛子。那坛子是陶做的,尖底小口,肚大腰圆,外面上了一层釉;坛口突起,外环有一圈凹形槽子,坛盖子像只碗一样,倒扣在凹形槽子里,严丝合缝,还要在凹形水槽内注上水,这是为防止空气进入坛内。坛子一用好些年,再后来,搬了几次家,不知道这坛子搬到哪里去了。

现在不是家家都有泡菜坛子,一是因为吃的东西丰富了,不再以泡菜作为必不可少的菜蔬;二是有专业化生产了,想吃的话,菜场有得卖。

泡菜的身份很“平民”。在粉面馆里吃早餐,坛子里的泡菜随意拈。在小饭馆里,泡菜也是送的,不要钱,一碟不够还可再要。筒筒辣椒炒酸豇豆末或酸萝卜丁,是一道家常菜,小饭馆中都有,这道菜下饭。在成都吃过一种“洗澡泡菜”,是大白菜做的,客人到了才下坛子泡,微酸,鲜美,非常爽口。自己回来学着泡过,但没那味,中午泡到晚上才能取食。一日在单位食堂吃早餐,发现坛子里有泡萝卜皮,一尝,香脆爽口。说是头天晚上泡的,也应该算是“洗澡”吧。

不过家里有个泡菜坛子还是要方便一些,想吃了,随时可以拈

几条出来调剂口味,特别是酒多了之后,吃什么都没有味的时候,这个尤物是可以帮我们开胃口的。因此,后来我家里有了一个小小的玻璃泡菜坛子。可我总觉得,这种坛子里出的泡菜,味道似乎没有用陶质坛子泡出的纯粹。

泡菜好不好,还与泡菜坛子中的汤有关。我的一位同事曾说过,她有多大,她家泡菜坛子的汤就有多少年了。嚯,好几十年的老汤!

重庆老鸭汤,必得要有泡菜坛子里的酸萝卜。这种萝卜不是泡个十天半月就行,而要老汤长期泡的那种,否则这道菜的味道就要打折扣。我自己在家做过这道菜,酸萝卜是从菜场买的,没那味道。

新做泡菜,将水烧开,加盐,待水冷却后倒入坛内,放入适量调料,如花椒、白酒等,同时还要和人家要点老汤掺入。然后将洗净晾去表层水分的菜蔬倒入坛中,扣上盖子,在坛口凹形槽子里注上清水。平常要注意凹形槽子里的“水情”,一旦少了要及时续上;水槽要经常清洗,保持清洁。取食时要使用专筷,不可带油星,否则会生“花”。生“花”了要及时倒点白酒进去“杀杀”,“花”杀不掉,就说明这一坛子泡菜都坏了。

我家曾经的泡菜坛子里什么都可以泡。豇豆、萝卜、莴头、辣椒、生姜、莲花白,杂七杂八;青的、红的、白的、黄的、紫的,五颜六色,勾人眼球。

小坐一下

□湖南长沙 彭晃

人生总有一些时光,是属于小坐的。

汪曾祺读书的屋子里挂着一条横幅,上面赫然几个字——无事此静坐。其实,“无事”太过遥远,“静坐”更是奢侈。如此,不妨小坐一下,稍坐片刻。

什么是小坐?像一只黄鹂,坐于树枝;像一朵白云,坐于远山。没有那么多规矩,只是走累了,停一停。没有那么乏味,从容的那一刻,身边、眼前、耳旁,风月无边。

有一次,蒋勋在课堂上给学生讲“美”,可台下许多学生居然没有专心听课。他顺着学生目光望去。原来,玻璃窗外,一片花海。他索性领着同学们去花树下讲课。花繁枝满,扑簌簌落到肩头,脚下是或浓或淡的花毯。这一刻小坐,让你才觉春深了,春色浓浓。

其实,美并没有很远。但我们总是步履匆匆,等不及一朵花开,等不及一片云来,看都看不见,谈何美?小坐一下,尽管身体困于方寸之地,但鸟鸣嚶嚶、雾气氤氲,扑鼻芬芳确是越过了千山万水,向我

六月桃

□南京 张峪铭

我嗜好的几种食物,六月桃是其中之一。

这不,当太阳还没完全长刺,江南正酝酿一场每年必有的雨季的时候,六月桃在街头巷尾突然冒了出来。先是青的带点红,再是红的带点青,后来红占领了整个桃子,只剩下结蒂上的一片绿叶了。这样的颜色诱惑,我早就把持不住了,下班时,总要拐到卖桃人的篮筐边,挑上几个,以饱口腹之欲。

桃子于我有特殊的情结。母亲的名字就叫桃枝,从小耳濡目染,应该说“桃”字是我会喊妈妈爸爸后的,最亲密的名词。当某一天母亲将一个桃子揣到我手上时,自然有了一个联想。在那缺少甜蜜素的年代,那桃子上的红色与甜味,就这样在我的心头紧紧联在了一起。一看到那特别的红,就想起了那特

奔来,返还自然。

心澄静,人生何处无风月?在繁忙之处停一停,也能“小坐蒲团听落花”。

小坐是将身心交付给自然的过程,纵觉田野、小院遥不可及,我们至少能小坐在寻常巷陌,感受生活的火花。

小坐在冒热气的小摊前,匆匆忙忙的人都变得雾蒙蒙,认真生活的人们好像都罩着一层圣光。

小坐在巷子口,看见清晨是爷爷的小推车拖来的,车里满是蔬菜,小轮一颠簸,整片叶子的水珠就滚在了地上。

有时候,小坐一下,不仅为眼前的风景,更为和我们一起看风景的人。风月、山河,不一定能抵过一杯凉茶、一碗热汤。“家人闲坐,灯火可亲”。漂泊的人掰着手指计算下次团聚的时刻,终于,佳节将至。一个人不妨坐下来,与家人亲戚通一个电话、连一段视频,聊聊近况,报喜或报忧。人生在世,孑然一身未免太孤独。血浓于水的亲人难以相见,那么平日相约的朋友就是自

己选择的家人。

《点绛唇》里写:“与谁同坐,明月清风我。”苏轼独自斜坐在胡床上,从窗里望出去,楼外青峰层叠绵延。本以为无人陪伴,但峰间明月和耳畔清风能被我独揽,好不宁静自在。忽然,朋友“哒哒”的马车一来,惊扰了静,却带来了乐。

我们向往如王维“独坐幽篁里”一般潇洒。面对外界纷扰,岿然不动。心中自有明月,自能弹琴长啸,放声高歌。在这一方境地,平心静气,处变不惊,完全掌控小坐的一刻,享受片刻归隐的安宁。

独坐是拥有独属的时空,在思绪万千时,不如让它随行,“行到水穷处”。思绪无路可走时,索性就让心灵“坐看云起时”,看那淡淡的悠悠哉漂游。片刻过后,脑中缠绕的麻线会解开,烦闷爬下紧锁的眉头,心事渐渐清晰起来,甚至拨开了久困自己的迷局。

很多时候,静坐难,闲坐也不易。不妨就小坐一下吧,因为在生命的日复一日中,需要有那么一刻的喘息,有那么一刻的欢喜自在。

顶端,形成不对称的尖儿。这尖儿,赋予了桃子灵动之美。

桃子的外形演绎着生命的本真。生命不只是循规蹈矩地按一种状态生长,有时候可以向不同的方向去绽放。这样的生命才最具魅力。否则它就成不了供仙人品尝的“仙桃”,也成了人间用桃木辟邪驱灾的“法器”。

小时候,我家里兄弟姊妹多,能分到一个桃子那高兴得不得了。咬一小口,就放到口袋里,过一段时间,又从口袋里掏出来,吹掉桃子上沾的口袋屑,舔一口又放到袋中。一个桃子能让你温暖好几天。记得一小伙伴曾向我讨桃吃,我有点舍不得,可拗不过,只好用手掐住一个范围让他咬一小口。可那家伙竟然逛我一下,咬了一大口,至今想想,心中似乎还有一丝痛楚。

引蛋

□安徽合肥 陈立明

出差,办办事早,准备回老家一趟。给父亲电话,父亲笑意盈盈:“回来好,回来好,正好余了一百多鸡蛋!”母亲接过电话:“最近你们都没回来,老头操心操得不得了,害怕鸡蛋坏掉了,大夏天的,舍不得吃,又舍不得卖!绿豆罐里埋二三十,米袋里藏三十四,剩下的都拿麦子培起来了,蚊虫叮不到,不容易坏……”

鸡蛋虽小,却没让父母少操心。大哥回去带走一茬,二哥要是回去了,鸡还没来得及生多少,母亲就会不停念叨:“再迟回来几天就好了,刚叫你哥带走七八十!”过段时间,我又回去,父亲把藏在床底的酒盒子掏出来,垫上纸巾或棉絮,一层层码上鸡蛋。怕鸡蛋晃动打碎了,排一层鸡蛋撒一层大米或绿豆,直至排满压实为止。父亲边排还边念叨:“排紧,压实,撒上米,在地下打个滚也不会烂!”父亲不仅不慢地打包鸡蛋,包打好了,悠悠地抽一口烟,轻轻嘘一口气,看着自己的“作品”,心满意足。

父亲母亲养了几十只鸡,蛋都舍不得吃一个,别说杀一只鸡

解解馋了。我们电话回去,好劝歹劝,才偶尔吃上三五个鸡蛋。母亲的口头禅:“留个小孩们吃,城里买不到正宗土地鸡蛋!”不光舍不得吃,有时候我们回去得勤,没有鸡蛋可带,父亲就出去挨家挨户借,这家十几个,那家二十几个,直到凑到百十个才心满意足地回来。

父亲一辈子没像生活低过头,也很少去求人,但为了几孙们有土鸡蛋吃,心甘情愿拉下面子,东家借一些,西家借一点。多的时候会欠一两百个鸡蛋,等我们走了再慢慢还。邻居常揶揄父亲:“你讲你图个什么,蚂蚁搬家样扒点玉米麦子回来,喂一群鸡,却欠一屁股鸡蛋债!”父亲嘿嘿一笑,满面春风。

记得小时候,常把两个倒了鸡蛋液的蛋壳套在一起,放进鸡窝做引蛋,引那些年轻母鸡回窝下蛋。父母辛辛苦苦养的鸡下的蛋,何尝不是潜藏我们心窝里温暖的一枚枚引蛋,引得我们这些父母“丢窝”的“小鸡”风风火火地奔回去,品咂金子般弥足珍贵的旧光阴……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558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